

“西部军旅风情”纪实文丛

绿染雪域

施放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9 9740 8

西部军旅风情
纪实文丛

绿染雪域

· 施放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染雪域/施放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ISBN 7-5065-4148-3

I. 绿… II. 施…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636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95 千字 印数:5000 册

定价:17.00 元



作者简介

施放，浙江绍兴人，1970年入伍，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届学员，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已发表长篇小说《伤悼》、《铁营房》；长篇报告文学《高职军医》、《应急第一师》；中篇小说20余部以及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散文、文学理论文章等。

“西部军旅风情” 纪实文丛

- | | |
|------|-----------|
| 苍茫青藏 | 王宗仁 著(已出) |
| 昆仑春雪 | 李 镜 著(已出) |
| 西部通道 | 咏 慷 著(已出) |
| 绿染雪域 | 施 放 著(已出) |
| 天路迢迢 | 郝敬堂 著(已出) |

责任编辑：韩瑞亭 王宗仁
封面设计：李 戎 张敦民

目 录

上卷 挺进高寒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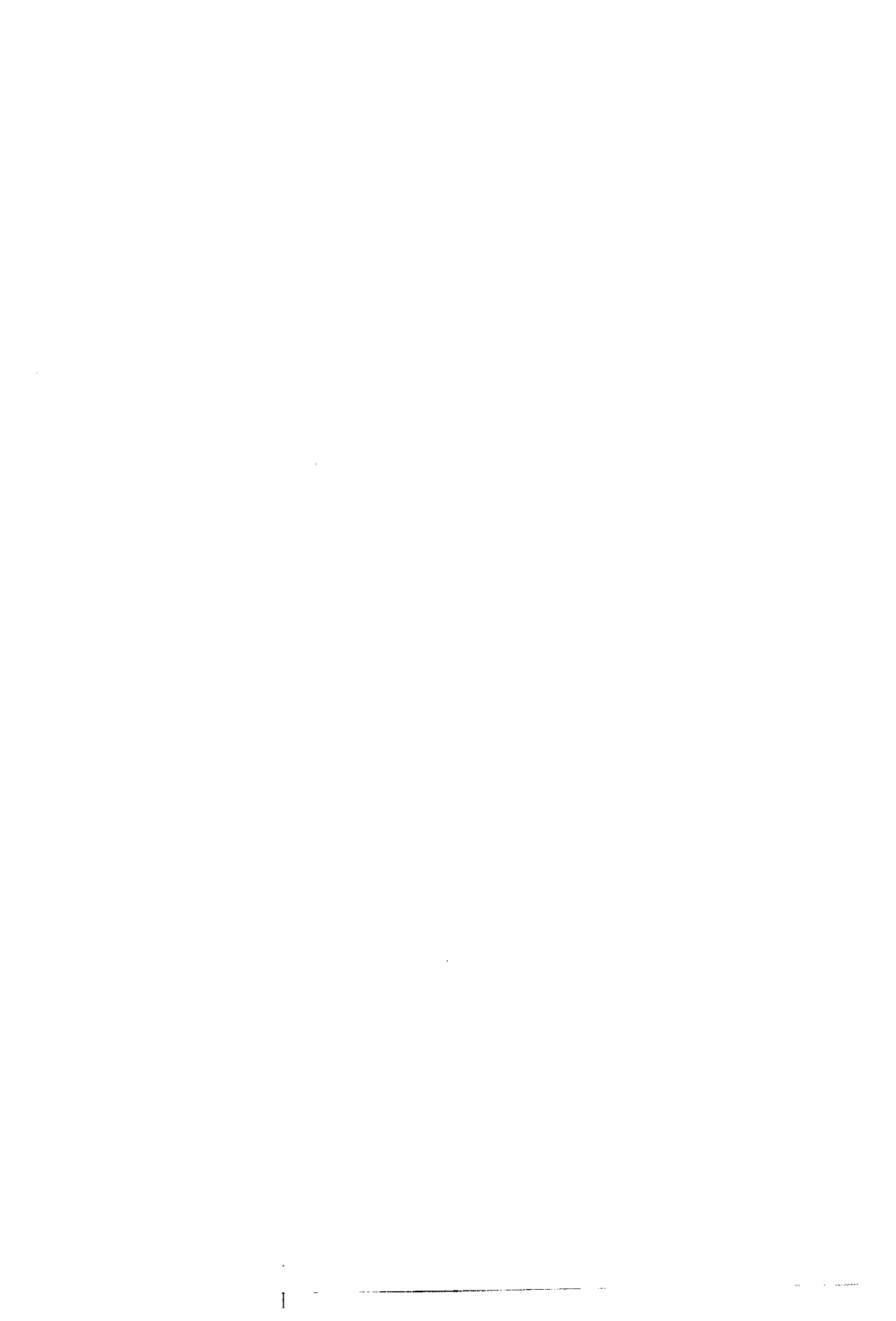
- 一 进军计划的延迟..... (3)
- 二 饥饿的征途..... (20)
- 三 太阳城的困境..... (38)
- 四 凶险的牛马运输道..... (55)
- 五 打通第一条生命线..... (75)
- 六 希望的种籽..... (108)

下卷 开拓高寒山地

- 一 没有尽头的征程..... (129)
- 二 告别“三大菜”的历史..... (144)
- 三 畜禽养殖场的传奇..... (159)
- 四 田间垄沟的汗与歌..... (181)
- 五 铺设第三条生命线..... (201)
- 六 种籽的希望..... (221)
- 后 记..... (237)

上 卷

挺进高寒山地



一 进军计划的延迟

1. 这是怎么了？

进军西藏的时间被一再推迟。

按中共中央西南局在 1950 年 1 月 18 日上报中央军委的进藏作战计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 18 军,应在 1950 年 2 月底完成准备,3 月初出动,3 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4 月底集结德格地区,5 月间占领昌都。

这一计划是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作出的。此年 1 月 2 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遥远而寒冷的莫斯科致电中央军委并西南局、西北局,指示用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 4 万人左右的兵力,以打箭炉(康定)为前进出发基地,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他要求:“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 4 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 10 月以前占领全藏”。

这时的西藏,已是中国大陆上还没有为解放军进驻的最后一块地方了。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跨出国门,与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的会见和谈判,都没使他忘掉西藏还没有解放。他没等回国,就作了那样一个决定。

毛泽东的心情之迫切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的一段时间,看到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相继采取了一系列试图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行动。他们封闭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机构,将其工作人员和另外的一批汉人驱逐出藏,扩充了1万人的所谓“政教护卫军”,向印度寻求政治支持和武器援助,致信美国政府以求加入联合国,抗御中国军队的“入侵”,分派官员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表明“独立”,争取外援……凡此种活动,都使人民解放军推进西藏变得愈来愈迫切。

要说毛泽东完全没有考虑到进军西藏的困难,那也错了。在那天的同一个电报指示中,毛泽东还说到,入藏军队“三年一换,以励士气。”他担心,进藏部队指战员长住西藏,困难会很多。但这一指示后来没有得到落实,因为落实这一指示的条件根本不存在。

人民解放军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席卷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由豫皖苏军区机关、地方武装和中原野战军的1个旅所组建的第2野战军5兵团18军,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从河南出发打到四川省会成都市,先后转战8个省,行程4000多公里,大小战斗70余次,毙伤俘敌1.7万余人,其进军速度不可谓不快,其战斗力不可谓不强。

现在,由18军为主,配以云南和青海方向的部队,拿下一个西藏,用半年时间难道还不够?

然而,2月初派出的18军先遣支队受阻于东距成都150公里的雅安。军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在4月24日才到达康定,先遣团154团在4月28日才抵达甘孜。这与原定进军计划正好晚了一个月。

江面狭窄、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形成了西藏与当时设置的西康省的自然分界线。部队所至最前面的位置甘孜,距金沙江还有200多公里之遥。

18军军部更远在后面,于4月21日由乐山移驻新津。就在这一天,军部得到西南军区的电报指示,部队进入昌都的时间向后

推,推至“8月底至迟9月半以前”。规定这一指示“不向下传达”,以免影响士气。

进军速度为何那么缓慢?在成都战役结束后,18军的兵力是其番号的两倍,共有3.6万人。到4月底,在汰减老小病弱人员后,新增加兵员11630人,其总兵力达到47630人,超过了毛泽东指定的4万人左右的进藏兵力。

可是,若从进军状况看,18军的行动太过磨蹭了。

这是怎么了?

向西跨过四川省境内的大渡河,就进入了藏汉杂居而以藏族为主的甘孜地区(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1950年年初,这里实际上仍处于某种“两不管”的无政府状态:以政教合一的奴隶制方式统治西藏的达赖集团,并没在这里驻军,而在内战中被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的国民党政府,顾不上西藏问题。更加特别的一点是,在1934年8月结束的“安川之战”——其实是侄子刘湘同叔叔刘文辉之间争夺“四川王”的军阀内战——中失败的刘文辉,亦即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小弟,率其国民革命军第24军残部,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偏居西康省一隅,但刘文辉的政治态度显然以“苟安于乱世”为满足,除了不太多的冲突外,并没对藏民为主的甘孜以及北方的阿坝地区实行有力的统治。其时,控制甘孜地区的,仍然是在1936年与长征过路的红军建立过“博巴苏维埃政府”的几个藏族人,比如在这一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担任部长的大头人夏格刀登等。其他拥有权势的人,以富商邦达多吉为代表,政治影响不如前者。这两类人物,对“红色汉人”并没多少恶意。随18军52师先遣部队同时抵达甘孜的天宝,经与格达活佛联系后,即得到“入藏劝和”的反馈意见。此所谓“入藏”,是到拉萨。可见,这里的活佛,也不把这藏汉杂居地区视为“藏区”。

对奉命进军西藏的 18 军造成相当麻烦的，倒是在成都战役中被打散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残兵败将。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在“起义”后又叛变的。这些零星武装，在国民党溃退大陆前潜伏下来的人员策划下，与当地不喜欢共产主义的地主恶霸以及土生土长的土匪为伍，公开出来骚扰：杀害我方派出或指定的地方干部，破坏公路交通，甚至围攻县城。当年 2 月初，川西地区和川康间的公路多处被阻断，飞仙关铁桥被炸毁，使得 18 军首次派出的先遣支队——准备在 3 月间进至雅安 的 154、157 两团——困于雅安而不能进；原定去甘孜的兵站人员和工兵部队，则被阻挡在后面的新津。不仅部队不能按时前进，修路、运输、筹集作战物资等工作，都不能有序进行了。

2 月 26 日，西南军区电示 18 军，“以一个月的时间”，剿灭成（都）雅（安）公路两侧及新津、眉山地区的土匪，“尔后再作入藏行动”。3 月 2 日，18 军发出剿匪作战的命令，将大部分兵力投入了剿匪行动。此次剿匪，一共歼灭 9801 人。但剿匪作战到 10 月底才完全结束，前后历时 8 个月而不是 1 个月。

不过，对进军西藏时间发生严重影响的，并非土匪的破坏。

“高处不胜寒。”这句描写天庭情况的诗句，用在西藏，就有了消除诗性幻想的现实含意。

川西平原西侧，夹金山由北向南伸出一条细长而高的山脉，曲折南延，纵贯至于田湾彝族聚居地区，像一条巨大的门槛，挡在通往西藏的道路上。海拔 3437 米的二郎山，则是蹲在这门槛上的一只猛虎。二郎山的高度还算不了什么，可由于解放军的到达，产生了一首曾经非常流行的歌曲：“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以夹金山为标志，地势从川西平原边缘急剧抬升。

从雅安到西藏拉萨，全程 2255 公里，一路上耸立着 15 座海拔在 4000 米左右的大山。它们是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矮拉、雪

奇拉、宗拉灭拉、格拉、甲皮拉、达马拉、年拉、浪拉、业拉、初次拉、色奇拉、敏拉(“拉”在藏语中指山口)。同时,越过二郎山,由东向西,依次排列着5条南北走向的江河: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后3条大江,构成中国地形图上的一个奇观,即横断山脉群体。整个横断山脉地区,大江奔流,高山峥嵘,是川藏路上最为艰险的区域。

1950年时,整个西藏地区没有一寸公路。这一情况,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妹文成公主进藏时的情况并无二致。文成公主是由相对高度不大、地势相对平坦的青海方向入藏的,而从四川进入西藏,那就是落差很大的重山叠水之路了。

一条从成都西行的泥石公路,只通到雅安。雅安至甘孜的603公里,刘文辉曾修过公路,但只挖出了简易路基,从未正式通过车,且因塌方而差不多毁坏了。沿途经济落后,主要是一些高原草地,放养牦牛、绵羊和马;平坝河谷地区,也可种植青稞、小麦、荞麦和马铃薯等,当时产量很低。

一支大部队,要在这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和经济条件极端落后的地区集结、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特别是粮食补给,让人非常头痛。

当时在四川境内有四重党政军机构。党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在重庆曾家岩,设有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还是在重庆,有第二野战军指挥部,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而在成都励志社,设有不属于四大野战军的第18兵团指挥部,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中央显然看到了这不利于指挥进藏作战,于是在1950年2月后半月,成立以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西南军区,使之与西南局平行。

在西南军区成立前的西南局党委会上,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进军西藏,“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虽然不是四川人但长征时路过西康地区的贺龙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说:“运输问题,要比

用兵困难好几倍。”

朱德，在四川长大，更有着长征期间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康藏区的深切体会——那一段经历是痛苦而令人难忘的，和中央分裂的红四方面军，在拼消耗、拼实力的百丈原大战后，不得不撤至川康藏区，很多红军指战员病故饿死，红四方面军损失过半的实力，由8万余人剧减至4万余人——他给贺龙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朱老总讲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他说，部队可以“购牛运粮，随军前进，粮完可以吃肉”。他说：“购买本地牛羊肉为主食品，购酥油及青稞麦为副食品”。他说：“肉食不习惯，可用野菜伴肉煮汤，再用茶，吃少量青稞，一月内可习惯”。他说：“可以丝绸、金银、茶砖等贵重物资及藏人所需的去换肉食粮食”。他说，部队可以修路、种菜，可以用银元作流通货币……这位在解放军指挥员中最年长的总司令，就像一位老父亲关照出门远行的儿子那样说着自己的意见。

在毛泽东于莫斯科发出那封派部队进藏的电报后20天，即1月22日，在刘伯承和邓小平指导下，一个进军西藏的准备计划定了出来。此计划有两项主要内容：一、从成都战役缴获的汽车中抽出500辆组成汽车团，从第二野战军在川黔的5个军中各抽1000匹骡马组成兽力运输队，担负随军运输任务；二、抽调工兵部队和18军一部，西南军政委员会公路局派得力干部和技术人员，修复雅安至甘孜段的公路。7天后，刘伯承又要求：“准备工作还须想得细一些，这要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去提”。“例如动员西医去做医治藏民的工作，是很好开展工作的办法。”在成都方面，贺龙说：“他们（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计划确定后，组织准备首先展开。2月1日，在重庆成立了支援司令部，由18军副军长昌炳桂任司令员，第3兵团后勤部部长胥光义任政治委员，二野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何雨农任参谋长。

同日,18军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做好“武器弹药、人马装具的配备修补调整”,对指战员“进行爱护装备物资的教育”,“建立严格爱护保管制度”。次日,18军工兵师组成(后扩编为西南军区工兵纵队,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委)。4个汽车团和1个西南公路管理局雅甘工程处也即着手予以组建。

“补给重于战斗”和“政治重于军事”一起,就在那准备过程中提了出来,成为进军西藏的两条重要指导原则。

2. 物资可以运上去?

物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剿匪地区筹集粮食。

没有别的办法。中国大陆上除康藏地区以外的解放战争在上年底刚结束,连国家的建设都还没有步入正规,到处都在安排国计民生。稳住局势,对于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是头等大事。若非急需共产国际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援,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不宜在这时出访莫斯科的。

而四川省会成都,在1个多月前的去年12月27日才解放,各项工作都还没有步入正规。

出于不得已,西南军区从全国各地采购或定制了一批适用于高原环境的军需给养物品,食品方面有:饼干、罐头、代食粉;衣着方面有:帐篷、雨衣、皮制衣帽、风镜、草盔(叫草帽更正确,因为“草”是不能成“盔”的)……武器方面,从其他部队抽调了比较轻便的92步兵炮、无后座力炮、气冷式重机枪、汤姆式冲锋枪、卡宾枪等。

但这没有解决进藏部队最重要的问题:粮食、运具、交通。

在4月24日到达甘孜的18军52师先遣部队,很快陷入缺粮困境。他们所携带的粮食耗尽了,短时间内就地采购非常不容易。仅仅在甘孜过了12天,至5月5日,先遣部队首长不得已特电告

急,内称:指战员粮食定量减少约一半,骡马饲料粮已完全取消,部队靠“挖野菜、捉地老鼠、捕麻雀充饥”。在当时当地,就连野菜也不是容易挖到的。

先遣部队的困难引起了各级领导的严重关切。他们令先遣部队用所带银元从当地土司头人那里购买粮食,共购得10余万斤。而西南军区空军,在既无航行资料又无导航设备的情况下,于5月7日起出航,由王洪智等人驾机,在连续10天时间里,飞越高山,往甘孜地区空投11吨粮食。

不过,这仍然只是解决了先遣部队的眼前急需,对于整个进藏大军的补给问题,则还没有触及到。

“不惜一切代价修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从4月起,雅安至甘孜公路修复工程全面展开。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雅甘工程局负责统筹经费和材料,以3000名技工参加修路,并指导部队施工。西南军区工兵纵队的6个工兵团陆续开上公路。进至康区的18军先遣部队,则派出工兵营、侦察营和157团一部参加修路,同时修筑空投场。

5月中下旬,从剿匪中腾出手来的部队也相继投入修路。在二郎山工区的,是54师的162团全部;在天全至两路口地段的,则是53师158团的大部(该部还负责接驳运到该地的物资)。6月中旬,52师的先遣部队154团主力,在朱倭至甘孜的40公里路段上展开,修筑马车道。

这样,先后投入筑路工程的部队和技工,共达1.5万人,平均每公里放25人,而这25人,每天要修复8米多长的路面。在那地方尤其是路基垮塌地段,工程量很大,却又不能不采取没有任何工程机械的人海战术。何况这是临战前的紧急抢修,参加修路的人们,在时间要求十分紧迫的命令下施工,要比剿匪作战辛苦得多。

在二郎山工区,海拔高度还不至于严重缺氧,可在海拔陡然抬高至 7556 米的贡嘎山以北,缺氧问题就比较突出了。对于第一次参加这高海拔地区施工的部队来说,只适应当地环境就是大问题。部队吃不好,住不好,天气昼热夜凉,山上水源缺乏,饮水洗澡困难,而且伤亡事故频仍。在抢修公路的 4 个多月时间里,部队伤亡 650 余人,平均每天伤亡 5 人以上。在 600 余公里长的路线上,每天都有那么多尸体和伤员被抬下来。若在和平时期,各级指挥员都将吃不了兜着走。代价是惨重的,确实有“不惜一切”的味道。在已可享受和平生活的时候,他们这样牺牲了。——仅仅从交通运输方面考虑,解决西藏问题,也需考虑“政治重于军事”的战略选择。

施工进度还是很快。6 月 5 日,公路修复至大渡河西岸、贡嘎山北侧——康定。依此施工进度,预计 7 月底通车至甘孜,当不成问题。然而天不作美,7 月下旬,一场大雨从天而降。洪水从植被不足而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的群山上倾泻下来,哗然汇集至各条江河。包括飞仙关在内的 8 座用巨木搭建的大桥,在洪水的冲击下“漂”然而去。这场暴雨的结果,是使工程进度差不多延后了一个月。

8 月 25 日,雅甘公路终于全线贯通,次日通车——按最先制定的作战计划,进藏部队在 5 月份就该占领昌都了,而甘孜距昌都还有 543 公里。目前,部队在非战斗状态下推进了 591 公里,离预定的部队集结地金沙江东岸的德格也还有 205 公里。

此后,留下两个工兵团和部分技工,一部分负责养护旧路,一部分到甘孜以西拓展新路。同年底,公路又向西延伸 90 公里,通达海拔 6168 米的雀儿山东麓的芝麻小镇——尼干戈。

在 7 月下旬的暴雨洪水冲垮 8 座大桥后,各级党政领导和军队指挥员对于进军西藏之准备工作的艰难与复杂有了较为清醒而